



大运河北起北京,南到杭州,全长1700余公里,贯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和一系列湖泊,是我国南北水运交通干线。高邮大运河是古邗沟的一部分,是历朝历代的生命线,随着时代的变迁,高邮境内的运河线路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在保漕运保畅通的原则下,高邮漕运史上出现了陈登、杨坚、李吉甫、李溥、陈瑄、靳辅等诸多治水名人,他们为漕运为运河大堤的安危立下汗马功劳。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和相关的历史实物遗存,对他们治理运河的功绩做一些简单梳理。

#### 一、高邮大运河的历史状况

春秋时期,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,称霸天下,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。《左传》载:“哀公九年,吴城邗,沟通江淮。”酈道元《水经注》载:“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、陆阳湖西,二湖东西相直五里,水出其间,下注樊良湖。”“东北出博芝、射阳二湖。”“西北至末口入淮。”吴王开凿邗沟之前,我国东南地区的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无直通水道,南船北上由长江入黄海,从云梯关溯淮河而上,至淮阴向北由泗水而达齐鲁。海上航行受航程远、海盗和海浪等因素制约。开通邗沟,引长江水绕经一系列湖泊到末口入淮,史称邗沟东道。

公元1194年,黄河在阳武(今河南原阳县)决口,黄水在无遮无挡的淮北大平原一泻千里,抢去淮河入海通道,自此,黄河开始了长达近七百年的夺淮历史,其挟带的大量泥沙把淮阴以下入海河道夷为平地,淮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从洪泽湖进入高、宝湖南下入江,使高邮西部地区原有湖泊增多、变大。大约到了清代乾隆二十年(公元1755年)才汇成一湖。

#### 二、治水名人们的历史功绩

东汉时期漕运量不断增加,邗沟逐渐成为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交通要道。航行在高邮湖上的漕船在不同年代遇到不同的难题。

1、陈登穿沟。陈登,字元龙,徐州下邳(今江苏邳县)人,25岁时任今金湖、盱眙和天长北部、宝应西部的东阳县令。他到任后奖励生产、扶助贫困,百业俱兴,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才干。建安二年(197),曹操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。时广陵郡治在淮阴。当时邗沟通淮,不仅曲折迂远,而且水道淤塞,不便航行。陈登调集民夫,自樊良湖(今高邮湖)北口,经津湖,开凿马濰至末口入淮。其路线相当于今里运河一线,史称邗沟西道。魏蒋济《三洲论》称:“山阳不通,陈登穿沟,更凿马濰,百里渡湖。”这里的“穿沟”即指此事。陈登是治理邗沟的功臣,“穿沟”为漕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时间,“甚得江淮间欢心”,后来曹操迁陈登为东城太守。

2、隋文帝开山阳渎。隋高祖文皇帝杨坚(541—604),弘农华阴人。隋初建国,与陈划江而治,当时隋文帝(杨坚)决心灭陈统一全国,时贺若弼为吴州(今扬州)总管,文帝委以平陈重任。贺向杨坚献灭陈十策,其中之一策云:以老弱残兵和破旧战船陈列于邗沟,用以麻痹陈国,另在邗沟之东开山阳渎,让精锐之师隐蔽其中,待机攻陈。杨坚采纳了贺的意见,于开皇七年(587)“夏四月庚戌,於扬州开山阳渎”。据《(隆庆)高邮州志》记载:“山阳河在州治东四十五里,南通樊汉镇,接甘泉、泰州界,北自三垛桥口入射阳湖达淮安山阳界。”山阳渎就是现在的三阳河,出于军事目的而开凿,现已成为里下河地区集航运、灌溉、防洪、抗旱、南水北调为一体的综合性河流。

3、李吉甫建平津堰。李吉甫,字弘宪,河北赵县

## 高邮漕运史上的治水名人

□ 邵天朗

堤堰,以防不足,泄有余,名曰平津堰。”唐宪宗元和中(806年—820年)江淮地区干旱缺水,漕渠的水流方向是由南向北,当时只“患水少,不患水多”。漕运是朝廷的经济大动脉,保持漕渠正常水位是保证漕运的关键。李吉甫在高邮西北筑富人、固本等堤塘济运,修筑樊良湖湖堤并在樊良湖北出口水下建“堤瘀”(拦河堰),以保证樊良湖及漕渠水位正常,防止“水下走淮”,称之为平津堰。刘文淇《扬州水道记》云:“不知平津堰之名专以堰水置在河中,而以平津堰为运河堤,则误甚矣。”李吉甫在高邮筑塘、置堰、抗旱保漕运的做法,有益于朝廷也有益于百姓,受到江淮人民的称颂。

4、李溥筑石堤避风涛。李溥,河南人。高邮新开湖与其北面的樊良湖相连,东南通入运河,天长以西诸水则汇于此而入淮。此湖“水散漫,多风涛”,景德年间(1004—1007年)江淮路发运使李溥下令,凡漕船东下经泗州时,都必须顺载一批石头,投入湖中,这样日积月累,一道长堤逐渐形成,减少了风浪的祸患,此为高邮新开湖东有长堤之始,既蓄水又避风浪,使航行在湖上的漕船增加了安全感。

5、陈瑄治理高邮运河。据《高邮州志》载:“陈瑄,字彦纯,合肥人。以平江伯董漕务。”明代以前漕船在高邮湖中航行称“湖漕”。永乐七年,陈瑄“筑高邮堤”,沿堤设置涵洞,蓄泄有度。永乐九年,为抵御高邮湖风浪,加修高邮城北至张家沟河堤三十里,并对北至宝应、南至江都的堤防全面加修。宣德七年(1431),陈瑄大筑高邮湖堤,并向北延伸,增筑宝应汇光、白马各湖长堤,做纤道,建涵洞控制水位。并于高邮运堤内凿渠四十里,“樟木以桩,固以砖石,决而修复”。经过陈瑄大规模的增筑堤岸,运河漕运能力大为增强,虽然当时是河、湖间运,但这是高邮运河渠化的开始,是湖漕航运的方向,在运河内航行的船舶无风涛之忧。

6、靳辅封堵清水潭决口。靳辅(1633—1692年),字紫垣,辽阳人。康熙十六年(1677年)五月,因漕堤残缺不堪,致使高邮清水潭等多处决口。清水潭新旧决口相连,南北宽300余丈,深3—6丈不等。其难以封堵原因有三:一、清水潭受西面来水与黄、淮水汇合难以抵御;二、决口既宽又深,一遇狂风波浪滔天,人力物力无法施工,更重要的是影响过往漕船安全;三、决口前后一片汪洋,取当地土,工程不牢固。康熙面对清水潭决口忧心忡忡,总河王光裕被罢免,调安徽巡抚靳辅任总河都御史。靳辅奉旨修筑漕堤,他聘请陈瓚为幕僚,先后多次查勘与研究,决定采取“避深就浅,于决口上下,退离五六十丈,为偃月形,抱决口两端”筑堤开河的施工方法。由陈瓚亲自负责施工,回空漕船从梁王城(邳县)带来粘土进行堵塞。完成西堤长921.5丈,东堤长605丈,“凡一百八十五日而工竣。改清水潭曰永安新河。原估银五十七万两,止费九万两有奇”。靳辅筑堤开河绕了个大弯子,被称为马棚湾。其封堵清水潭决口受到康熙嘉奖,也造福于里下河地区。

晚稻种都已落谷完毕。

“芒种刀下死,老少一齐亡。”说的是割小麦。芒种前后,小麦成熟,开镰收割。收了油菜籽、麦子,就可以耕翻土地,灌水栽秧了。

“栽秧栽到小暑头,又有车来又有牛,有的人家带咸菜,有的人家带香油。”说的是旧时光,亲帮亲、穷帮穷栽秧的事儿。有的农家替人家做长工、打短工,等人家的秧插完了,一晃已到了小暑节气,自家的一亩田还没有来得及栽上秧苗。季节不等人,再不立即栽插就晚了,因为晚稻怕北风,如果初霜冻来得早,过分迟栽的稻秧,结出稻谷未长成熟,要遭霜欺。每每于此,这些人家的田里就有众乡亲帮忙:水车架起来车水了,耕牛犁田打耙了,来帮忙的人还自带饭食。

一栽就管。大暑、立秋、处暑等节气是水稻秧苗生长期,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,防治病虫害、除草、施肥等活一环套一环,哪一环也不能少。白露秋分时节,稻浪滚滚,遍地生金。

转眼间,土地流转,大势所趋,许多地方的农民离开了土地,有的随子女入城,也有些人在城里呆不惯,返回乡村,遛遛田头地角,看看人家庄稼长势;有时他们翻看号头纸(日历),嘴里念叨:又是清明了……又是芒种啦……浓浓的土地情结还是那样化不开。

中医学认为,冬瓜性寒味甘,有清热利水、消肿解毒、生津除烦之功效,夏天服食尤为适宜。家乡人聪明,暑日一来临,隔三差五,就烧“海带冬瓜汤”。海带冬瓜汤,家常菜,食之既健体又省钱。小康人家,则把海带换成金华火腿,火腿冬瓜汤,维扬风味,名声大,可上酒席。冬瓜汤应早点烧;夏日天热,放着冷却。烧冬瓜汤,切记一点:去皮的冬瓜块,一定要用盐浸,浸过之后再放到水下冲——这样做,烧出来的冬瓜汤才无酸味。

冬瓜皮留着,加点青椒一炒,即成一道附属菜。上了饭桌,炒冬瓜皮虽是“附属”,却比它“主子”冬瓜汤更受青睐,因为它下饭。不过,我得告诉你,不是所有冬瓜皮都可以用来炒的!市场上常见的那种大冬瓜,深绿色近乎发黑,它的皮,就不能炒——炒出来,又老又涩,没人吃。要吃炒冬瓜皮,你得买老品种冬瓜。老品种冬瓜,个头比较小,浅绿色;上面有毛,刺人;手一摸,沾一手白粉。买时,最好用手指甲轻轻掐一掐,掐得动,吃得动。炒冬瓜皮,临吃再动手。炒菜,不管荤素,有个共性,出锅久放,它就要脾气,给你减味。冬瓜皮和青椒,都要

## 夏食冬瓜

□ 朱桂明

切成细丝。热锅放油,旋投青椒丝,快炒五六铲。开足炉火,投冬瓜皮细丝,翻炒。三分钟后,倒适量生抽,撒少许白糖,再翻炒。两三分钟后,向锅里倒点开水,快炒七八铲,盖锅煮之。煮个一两分钟,起锅装盘。为什么要倒点开水?冬瓜皮含水分较少,经过大火翻炒,水分已耗尽。炒菜,要带点卤子。

开饭了,炒冬瓜皮冒着热气,夹一筷子进嘴,有点脆,又有点软;麻辣辣的,咸淡淡的,香喷喷的。一刺激,肚子有了意见,饿!赶忙扒饭,吼吼的,像三天未吃。再夹一筷子,再扒饭……拿起勺子喝冬瓜汤。清爽,透着凉气。冬瓜汤一般都烧得比较淡,吃冬瓜要蘸酱油。那吃法,平添几分斯文:面前放一小碟,小碟里倒些生抽;摊一块冬瓜,轻轻在小碟里一点,再慢慢送进嘴里——你看,吃得何其雅!冬瓜蘸酱油,还增加了口感。冬瓜因为淡,淡而无味,本来只有香;一蘸酱油,变咸了,咸而起鲜。又香又鲜,好吃!

## 说窝摺

□ 张先军

窝摺,江淮地区特产的芦苇制作的一种储存粮食的农具。宽三十五公分左右,长10—15米不等,以老壮芦苇压扁后斜十字花纹编制而成,通体芦苇,没有任何辅材。双面光滑,折边整齐无毛刺,颜色黄亮。如蛇,铺开则一字阵,盘卷则蜷满窝,又像发条、大大泡泡卷。以绳扎之,一窝一窝,故称“窝”摺。窝是摺子形状,也是量词。

汪曾祺先生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《八千岁》里面都写到过储存粮食的“窝积”。巧云的父亲黄海蛟是个挑夫好手,“他专能上高跳。这地方大粮行的‘窝积’(长条芦苇围成的粮囤),高到三四丈,只支一只单跳,很陡”。《八千岁》里写道:“八千岁是只螃蟹,有肉都在壳里。他家仓廩里的堆稻的‘窝积’挤的轧满,每一积都堆到了屋顶。”汪老是高邮人,高邮人说“窝积”。

民国高邮师范教师俞长源先生在《里门杂咏》里写过扬州北门街:

凤凰桥畔北门街,

米肆碾坊一字排。

莫道店中窝集满,

零升买客瘦如柴。

“北门街在北门外,街端有凤凰桥,米肆集中于此,肆中以狭长芦苇围卷成塔形,中可储米数十担,俗称窝集。”俞先生是扬州人,在高邮教书二年多,他说是“窝集”。音同字不同而已。汪先生写的是“窝积”,俞先生写的是“窝集”,音同字异,都有聚集、聚合、收集、堆积之意。

清末秀才于树滋在《瓜洲伊娄运河棹歌》写道:

江洲生产荻芦多,

为席为帘并摺案。

农隙耕余助生计,

取材诸料广搜罗。

“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云:江洲产芦,为洲人一大生计……以芦制帘、制席、制储谷之窠摺,行有经纪,为瓜洲之专利也。”于秀才 是瓜洲人,虽然像阮元一样占籍仪征,但是一定是扬州口音,他说的是“窠摺”。

除了储粮,窝摺还有他用。过去农村娶媳妇,新人到了家门口下轿,足不沾地,必须用麻袋(或布袋)铺在地上,从下轿子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堂屋,寓意“传宗接代(袋)”。如不用麻袋铺地,也可以把窝摺放在地上,让新娘子走在上面,这样的“踩口袋”程序又称“卷摺子”。麻袋与窝摺可以替代,盖因为都是盛粮食的物件,寓意新人新家,吃喝不愁,粮食是幸福生活的根本。

窝摺是芦苇的子孙,芦苇是文人的叫法,老百姓叫芦柴。除了编制建材、农具,芦苇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作柴火,昔日的重要燃料。每年秋天,大雁南飞,芦荻瑟瑟,江洲上的青纱帐变成了黄金坝,割芦柴的人用磨得锋利的镰刀,收获成捆成捆的芦柴。芦柴会根据高大、通直、粗细分成不同的捆,堆成不同的垛,装上不同的草船。打芦席、扎芦把、编窝摺、打帘子,还有城郊的扎匠用来扎制纸人纸马、亭台楼阁,一把火之后,这芦柴便通了阴阳。

江水东去,江淮依旧葱绿,没有了割芦柴的人,没有了运芦柴的草船,也没有了编芦席、编窝摺的人。粮食年年丰收,战备粮能储存十几年,可这些跟窝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那些还挂在空旷无人的乡村老屋墙上的窝摺,落满了灰尘,慢慢朽去,连做柴火的机会都不再有了。薪火相传抵不过发达的科技。不再有人使用窝摺,窝摺的名字、写法只能存留在书本里头。

## 难忘幼时端午粽

□ 王晖

难忘幼时端午节吃粽子。

在杨家大院内,奶奶、三婆婆和妈妈,坐在小凳子上,脚边放着两个大盆,一个盆子放着浸了清水的粽叶,一个盆子放着淘洗和挑拣得干干净净的糯米。她们从一个盆子里拿出几片粽叶,小心地叠放,两只手一卷就成了一个绿壳,严严实实的,抓一把糯米塞进去,再把多余的粽叶折叠压好,然后拿出一根白

线,一头咬在嘴里,一头扎着粽子,再把四五个一起扎成一串。裹到最后,还多一些小的粽叶,她们会裹几个可爱的小粽子给我们。粽子在大锅里煮上一两个小时,整个院落飘散着粽叶和糯米的香味,馋得我口水咽了又咽。奶奶会拿盘子盛了粽子来,剥了放进小碗里,再盘一个糖碟。蘸一点白糖,咬一口粽子,那种美味加快乐,已藏在时光的回忆里。

后来也吃过更多的粽子,香肠的,蜜枣的,红枣的,咸肉的,鲜肉的,豆沙的。白糖蘸粽子的时光,却只有回忆里存在。

全年二十四节气编排出来主要是安排农事的,比如种植水稻,跟这些节气息息相关。

大雪冬至正是农历十一月时候,田里已经种完了麦子,栽完油菜苗,留着秧池的田块也有时间耕翻了。农家种几亩田,秧池面积也不算大,一般人工用大铁锹挖土块,土块挖得越大越好。冬前耕翻秧池,是为了让挖出来的泥土经历严寒的冰冻。一个冬天的风霜雨雪,泥块都酥透了;冻,又起到杀灭病虫害的作用,有利于来年整地做池子,更有利于后来培育壮秧。

立春雨水,惊蛰春分,春天气息渐浓,野草萌发,杨柳依依。农民们向秧池地里施撒人粪、猪脚灰等有机肥,并把有机肥翻入土中。

清明谷雨,一派祥和,人们踏青赏景,流连忘返,农事上也是继续耕翻秧池泥土。耕翻前先撒一交混肥料,至此,播种前的营养基肥已全部下完。有机肥、化肥早早混入土中,与泥土一起发酵。施得迟,发酵不充分,会烧秧苗,乃至秧苗大面积枯死。

播下肥,翻了土,拉起绳子挖沟沟,一垄垄地块,一条条水沟。秧池的模样出落得好,就专等落谷了。

“立夏总秧齐。”这是农谚。至立夏节气,包括